



大衆通俗叢書之七

打鬧了腦筋

阿蘭編

大連大衆書店印行

大衆通俗叢書之七

打 開 了 腦 筋

阿 蘭 編

打
開
了
腦
筋

阿
蘭
編

大
衆
叢
書

大衆天書
第一三三號

大衆書局
發行

民國廿一年十月一日

大連大衆書局印行

一九四八年十月

編者的話

在這里，共搜集了東北解放區十四篇短篇小說，在這些小說裡面，充滿了許多新鮮、活潑、緊張和生動的故事，描寫了許多英勇堅決，機智靈活，無限忠誠和熱情的戰士和農民。讀了這幾篇小說，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解放區的人民，是怎樣從舊社會封建制度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同時，解放軍的戰士又是怎樣爲人民翻身解放事業而勇敢堅決與敵人作鬥爭。

這本東北解放區小說選集的內容，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解放區廣大農民的翻身，和解放軍英勇鬥爭的勝利是分不開的。同時，解放軍戰士之英勇無比的戰鬥精神，與翻了身，平分了土地及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與愛戴，也是分不開的。

人民的軍隊，一切爲了人民，人民也一切爲了支持前線，這就是人民解放軍之所以不斷獲得輝煌的勝利，人民翻身之獲得可靠的保障的道理。所以當特

目 錄

編者的話	阿 蘭 (一)
彭吉子和馬	葛 天 (一)
平常的故事	周潔夫 (一七)
遭 遇	西 虹 (三〇)
房 東	王質玉 (四一)
打開了腦筋	劉志忠 (四)
崔「傻子」	魯 琪 (三)
隨偵察隊小征記	蓬 耳 (七)
仇	王質臣 (五)
煤	李 納 (一〇)
團 長	劉迅文 (二)

懶漢	王曼頌 (一三)
血緣	劉白羽 (二五)
戰鬥的旗幟	劉白羽 (五〇)
劉白羽的小英雄	劉白羽 (五九)
對「劉子」	魯 迅 (六三)
有關「湖濱」	陸志忠 (六五)
魯 迅	王 魯 (四二)
魯 迅	西 其 (三〇)
平常的結婚	周厲夫 (二二)
漫言「時局」	莫 天 (一)
離者與流	阿 蘭 (一)

目 錄

彭吉子和馬

彭吉子是個跑腿的單身漢。三十來歲啦，還沒混上個家。早先，吃住都沒個準地，立了農會，他就在會上借宿。

在屯裡，犬夥都管他叫「遊蕩」。村上沒他的戶口，農會沒他的名字。你說他是這屯的人也好，說不是這屯的人也好。反正是個孤另另的單身漢，就王爺貼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今天你看他在屯裡吧，明天早晨也許就找不着他了。彭吉子就是這樣：像根水草似的，東飄飄西飄飄，沒根。

去年濼起分地，他不在屯裡，沒分着。人家都種上自個的地了，他却只能「打閑」。講到幹活，彭吉子倒是把能手，鏟鏟打，莊稼地裡的事，樣樣拔尖。就是不太正經幹。別人也說「那是匹野馬，馮不住轅」。對他都用另眼看待，跟普通人差個勁。

彭吉子自個也有個個性勁：「你看我隔眼，我也犯不上土趕着去套近乎。」「白眼瞪白眼，越來越相遠」，大家都抱成一團，興緻勃勃地鬧翻身，鬧生產；而他呢，跟屯裡的人却好像隔層皮，你痒你的，我痛我的。

當然，彭吉子也不是「一個知近的人都沒有。比方跟他住在一起的老奚頭，兩個人就還「對路」。老奚頭成天咕咕呱呱像個喜鵲；彭吉子成天悶聲悶氣像條魚。這兩個人怎麼能湊在一起呢？就因

爲他倆都不在會，鬧病相憐，所以還能勞到一塊，說幾句知心話。

去年冬天各地都搞平分土地。王家屯也來了一位工作人員，姓陳。

陳同志一來，屯子馬上熱鬧起來了。在會的人，成天開會、打地，忙個不休。早晨晚下，「噹噹噹」要敲兩三遍鑼。彭吉子一聽鑼聲就心煩。他知道那是召集開會了。別人都往會場聚，可是他只能扒窗戶縫瞧。有時候他還看見農會的人，打上大紅旗，坐上爬犁，全員出動。他知道那是上前屯開全村貧僱農大會去了。屯裡剩下的就是幾家地主、富農。老奚頭總嘀咕：「把咱們看成地主一道貨啦！他媽的！咱就沒受過苦？受過窮？」有時候老奚頭又換種口氣，說：「我老啦！吐都埋到腔梗啦！翻不翻身不要緊。彭吉子，你可年青，早頭地主當令，你成不了家，立不了業；如今天地歸了正，你再分不着地，這一輩子可算玩完！聽他們講究：這回興起個什麼「土地法」，分地就照那個「法」一人一份。就這麼一回，過了這村可就没這個店啦！」彭吉子聽了就更加煩燥，別的話也說不出，只是皺着眉頭嘆氣。

一天晚上，彭吉子正在炕上頭朝裡縮着。老奚頭喘吁吁跑回來說：「好啦！讓咱們聽會啦！走！彭吉子從炕上一個翻身跳起來道：『真的？』老奚頭說：『我這麼長鬍子了，還跟你扯雞巴淡？』其實，別看老奚頭滿嘴的鬍子，就是說話不牢靠。好玄，玄起來沒邊。他從農會被開除，也就是因爲這個。彭吉子想了想，不大信實，便說：『你別給我寬心丸吃啦！』往後一仰就又躺了下去。老奚頭說：『你不信拉蛋倒！我自個去！』轉身就要走。恰巧這時農會主任和貧僱農小組長推門進來了，齊聲說：『奚老爺子！老彭大哥！請你們開會來啦！』老奚頭順嘴答道：『早知道了。』又回頭向彭吉子掃了一眼說：『誑你啦！』主任問道：『你怎麼知道的？』老奚頭說：『我有耳報神。別看

不在會，餘事都知道！」組長笑道：「你的花招還不少呢！」說着四個人推推讓讓出門去了。開會的會場，是在屯西頭學堂裡。通二的大屋子，點着兩盞豆油燈，倒還亮堂。屋子當央，有一個泥墁的長方形火爐。圍着爐子，板棧上坐滿了人。靠門，坐着一個穿藍布棉制服的年青人，那就是工作隊的老陳。

彭吉子進會場這還是頭一次。老奚頭以前可來開過會，一進門便嚷道：「我給衆位施個禮！好久沒見！好久沒見！」有人說：「別扯淡啦！天天見面。」老奚頭說：「我是說在會場好久沒見。」

愛跟他開玩笑的年青人，便逗他說：「奚老爺子！這回腦筋開啦！」老奚頭答：「開啦！早開啦！我沒說嗎？頭三十年咱就見過八路軍，那時候你們還賣青屎哪！」大夥說：「又瞎扯！再揀大玄，還不叫你入會，叫你在會外蹲着！」老奚頭連聲說：「可不敢！可不敢！在會外蹲着，那個滋味不好受，可整屈壞啦！」

主任說：「那麼，你倒倒糊塗吧。別人都倒了，你還不醒？」老奚頭說：「好！我就那麼點事！早先不開腦筋，上了地主的當，人家造謠，我跟着吹風。人家說「中央軍」過江了，我就說「中央軍」到了縣城。唉！我這是嘴嘴子賣個驢價錢，吃虧吃到這張嘴上啦！」有人問：「現在呢？」「中央軍」還能過來不？」老奚頭說：「咱們隊伍都打出駱駝那國去啦！」「中央軍」還想過來？除非是閻王駕前掛了號，陰魂一陣風塵來嘛！」大夥聽他這麼一講，都逗笑了。

主任回頭又對彭吉子說：「你也坦白坦白！把你那些事，當大夥講講！」陳同志也從旁說：「對！都是受苦人嘛，訴訴苦！也倒倒糊塗！就是辦過什麼錯事，也不要怕。舊社會給咱的埋汰東西，咱

把兜都倒出來，洗淨身子，咱好在新社會裡重新作人！」

彭吉子說：「我從七歲放豬，十二放馬，十五給人挑活，以後竟下莊稼地。我作過賊，偷過馬，就是這些事。」

組長說：「你好好講講！」

彭吉子說：「我還是個『遊蕩』，不正經幹活，好喝酒。」

主任起來解釋說：「不是的！他是說叫你把從小到大幹過的一些事，源源本本，都好好講講。」

彭吉子想了一下，回答說：「有啥講頭！就是那些事，明擺着！」

老奚頭忽然站起來指着彭吉子說：「他那是茶壺裡煮餃子，肚子裡的東西嘴裡倒不出來。我看講不講的，那麼的就得啦。反正他那些事，大夥都知道。」他這麼一揶揄，引得滿屋子的人都哈哈地笑起來了。

彭吉子偷馬，不但本屯人都知道，就連方圓十里八村，也沒有不知道的。

那時候，彭吉子他爹還活着。他爹，那是個正經把本的老實莊稼人。樹葉掉了都怕砸腦袋，一步兩腳印，受了一輩子窮，可是一點錯步沒敢邁。

都說「養兒像父」，但，彭吉子就不像他爹。一小沒娘，他爹給人抗活又照管不了他，真是野草樣子裡滾大的，一身野性。從小就淘氣，竟幹惹蜂子窩的事。

九歲那年，給人放豬。東家吃燉肉，他饞得直淌「哈拉子」。他跟一幫小豬第一商量，就把豬尾

巴剎下來，架火烤了吃。回來說：「尾巴叫『張三』咬去啦，好女（險）沒把豬網走！」叫東家胖揍了一頓，攪了出來。

王六去那年，給王秧子放馬。他騎馬叫『跳豬』，從馬身上跌下來，擡個半半昏，差點沒把眼珠子擡昏，到如今眉毛上還有三分來長的一個疤。

就這麼着，也沒教訓過來彭吉子的野勁。長大了，還是好玩馬。看見一匹好馬，他準得過去摩挲摩挲。別人飲馬，他給提水；別人喂馬，他給拌料。對於馬，那是精心在意，希罕的了不得。

二十歲那年，還在王秧子家抗活。連下地，帶趕車。不管怎麼難使的馬，到他手裡，準能弄的貼貼伏伏。地裡的活，也是摸的透熟，那個『酒瓶』『麻利』勁，見着的人沒有不豎大姆指的。嘴欠的人背後就說：「看不用老彭頭那個熊樣，倒養了條龍駒。」

有那好說好聽的老輩的人，像老奚頭吧，見着彭吉子，常提：「給你保個媒吧！怎麼樣，能養活不能？」

彭吉子回答得更爽利：「早有啦，不用你保！」

彭吉子說這話，當然有點邊。彭吉子心裡是有那麼一個人：黑油油的兩條大獠子，亮晶晶的兩隻大眼睛，有點塌鼻梁，臉上有幾個雀斑，不太白，可是挺俊俏。這個人小名就叫『大英子』。大英子是後街孫老六的閨女（孫老六也是王秧子的種地戶），兩個人一小就認識。

彭吉子小時候放馬，總是在南山坡那片青草甸子上。大英子跟一幫小姑娘也常上那裡去挖野菜。彭吉子一看見她們，常常兩腿一叉，就堵住道口說：「給唱個歌，不唱不讓過。」大英子說：「不唱！偏不唱，看你能怎的？」彭吉子上去一把奪過小籃，說：「真不唱？不唱就這麼的！」說着用勁

一扔，就把小籃甩得好遠。大英子究竟是個小姑娘，這個仗是打不贏的。砂來砂去，歸終還是自個輸起小籃，哭咧咧地跑回家去。

過兩天，再遇上時候，大英子掉頭就走。但彭吉子却偏偏領一幫小嘍遠遠兜上去，截住說：

「不理人？這麼神氣？來！別生氣，給你跳神看！」說着便「嘩嘩」叫廟！用嘴打着鼓點，學着大神，渾身抖抖擻擻地顫起來，兩隻喝咧咧地唱道：

「大馬跑的歇歇喘哪——」

「小馬跑的汗淋淋哪——」

大馬拴在了梧桐樹哇——

小馬就拴在後花園哪——

就這着，大英子就笑起來了。於是兩個人就又好了。

就這樣，好好惱惱，惱惱好好，兩個人都長大了。

大起來之後，兩個人還是常見面。有時候大英子到河邊去洗菜，彭吉子就上河邊去飲馬。談談

這，勝勝那，常常誤了吃飯。這情形，屯裡人當然都看在眼裡。有人跟老彭頭說：「大英子那了頭不

錯，給你兒子娶下吧，別看那小子野，拴上籠頭就好了。」老彭頭這個意思倒早有，就差着沒錢辦。

孫老六也看彭吉子，人雖能幹，就是家太窮，「連根燒火棍的地場都沒有」，怕閨女過門受苦，好

再大英子還小，那年才十六，「再等兩年看吧！」就這麼的，把這個話就壓下了。

「那年冬天，老彭頭尋思兒子長大成人了，老給人扛活，也不是個章程。」扁毛剩不下不說，吃人

家的下眼食，到驢子眼也難往下嚥。」爺倆一合計，買匹馬，過年租兩晌地種吧。天老爺要照看點，

能省下點家底，再娶媳婦也不晚。於是，爺倆都辭了工。小百……

「可是，一提租地，王秧子『拿上把』了。老彭頭拜年話說了三千六，央告來央告去，才算租下了兩垧薄窪地。那地，卸大勁說，頂強也就是打個三石多糧。王秧子照樣要租右四的租子，外加『種桿』；五十捆種糧，五十捆草。春秋扒炕抹牆，那些零工，當然不用提。」

開了春，草廟有馬市。彭吉子和他爹，爺倆東溪西湊借了幾個錢，前去買馬。……

彭吉子之小就是跟馬屁股長大的。挑馬，還有點眼力。爺倆轉來轉去，好馬太貴，老爺子捨不得錢；看馬錢少，彭吉子又看不上眼。轉轉了大半天，最後才相中了一匹小馬。跟賣馬的爭了又爭講了又講，講妥了八百，交馬時彭吉子又抹去五十，算是七百五買下來了。

那時候，七百五錢可不細。但彭吉子很滿意，一路上他牽着，左相看右提摸，跟他爹說：「咱這錢沒花瞎！」牽回屯來，別人見了也都連聲稱讚，說是「好骨架！」「好好喂着，上了驃，這馬也值兩千。」

這是一匹小驃馬。五歲的口，牙板整齊齊，大蹄腕，尖耳朵，渾身的毛色，是黑裡透白。白裡透黑。懂得的人說：「這馬有名目，這叫菊花青！」彭吉子聽了就更加高興了。

這天晚上，彭吉子高興得甚至睡不着覺。他站在馬槽旁，一會摸摸馬鼻樑，一會摩挲摩挲馬耳朵，站在那聽着馬嚼草的沙沙聲，一直站了大半夜，直到三星晌午。……

第二天一早，他又借了付鞍子，牽出馬去，要試試腿力。他翻身跳上鞍子，兩手一擺嚼口，小馬就像支箭似地蹿了出去。遠遠看去，蹿子蹿起來的十，自然好像一片黃雲，把人馬托在上面。騎回屯來，彭吉子站在馬圈上，忽然想起小時候唱的歌：

士，一坩頂不濟也打八石糧，兩石四的租子合不上。不行，我不租了。」老彭頭說：「老爺！去年年成不賴，一坩地才勾三石五。」王秧子說：「胡扯！打那麼點糧，你那來的餘錢買馬？」老彭頭說：「那馬是頭年跟人家摘錢買的呀！」「借的錢你不是也還去了？」講來講去，算是又講妥了；租子漲到兩石七，重新寫了租契，答應老彭頭再種兩年。

徧徧，這年夏天下了一場連陰雨，平川地、崗地都不要緊，可是他們那兩坩湧窪塘，水都漫了犍溝。到了晚上，蛤蟆在裡呱呱直叫。

一聽蛤蟆叫，老彭頭簡直就像有什麼咬他心似地難受。懊躁，上火，加上犯了老病「傷力」，一炕上就起不來了。

到了秋天，別人家雖也是個欠年，好歹還收上兩顆糧。彭吉子爺倆種的苞米根本就没結粒；種的穀子，秀了穗的也就有狗尾巴草那麼大，老母猪一蹶脚就够着了。彭吉子再能，光靠一個人打閉的幾個工錢，也交不上租呀！可是王秧子有辦法：「交不上租，牽馬！」

彭吉子一聽，氣道：「擠兌人也不能太燦眉毛這麼急！」便把眼睛一瞪，向來人說：「看你們誰敢動？」老彭頭躺在炕上，有聲無力地攔道：「吉子！硬不過人家，叫人牽去吧！」

狗腿子們素來是「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彭吉子一硬，真就碰回去了。但，沒隔上一頓飯的工夫，狗腿子又回來了。前面走着警察，他躲在背後。警察進屋來抓人；狗腿子就到槽上去牽馬。坐了彭吉子被帶到村上分所，未容分說，警察老爺上來就是一頓騾子拐、大皮靴。然後又按倒揀了五十大棒，關到篋離子裡去了。

老彭頭，本來就已病了好幾個月，加上這下急，等彭吉子放回來時，早已涼到炕上了。

又是春天了。別人都拾掇車馬犁杖，準備種地。彭吉子却楞在家裡。馬沒了，地沒了，刀把攢在人手裡，硬又硬不過人家去，乾鼓氣，沒辦法。他喝開酒了，悶了就喝，醉了就睡。鋤頭鐮刀都喝進去了。

一天，老奚頭來了。老奚頭那時候給王秧子當更館。一進屋便道：「好香！好香！」坐下來，端起酒碗便把碗底乾了。然後才說：「吉子！王秧子叫我來跟你講活，你要願意幹，他說還用你。」彭吉子說：「滾他娘個蛋！他把我爹逼死了，我還給他幹？」老奚頭打了個咳嗽說：「你爹也是到壽數啦。若說逼，咱們抗活榜青的，那家不受這口憋氣？」接着又湊近了些說：「聽說有人給大馬兩年了，還是這模樣。」老奚頭嘆口氣道：「不幹吃什麼？」彭吉子不言語了。他想到他還能用那匹馬，還能看到那匹菊花青；也許還能按上個家，受吧！既在人麾下，怎能不低頭？

彭吉子又上工了，然而他却不正經幹了。他那樣希罕馬，這回却會無緣無故地死命用鞭子抽牠。但看見馬痛得直蹙脚，他又難過起來，有時候一擱地沒蹙到頭，便扔下犁杖，躺在地邊抽菸去了。他剛到園得那樣快，但這回却割割歇歇，有時候心裡煩躁，便連苗帶草一起割去。

王秧子本來是相中了彭吉子這把力氣，才又僱了他來。看他不正經幹，當然不能善饒，常常潑口大罵。彭吉子受不了，便想辭去。老奚頭總是勸道：「就算給兒子幹！爲兒爲女還不是當牛作馬。咱不是爲了錢？有錢受這個？」彭吉子又想到在河邊大英子勸他的話：若壘下一千塊銀禮，他爹與許歲能答應。『忍吧！』

其實彭吉子心裡也明鏡似地：他知道孫老六不會把閨女給他，這個希望很少。不過，有這樣一個

知心心在，就是看兩眼，多少也還是個安慰。

然而，這安慰也不長。這年秋天，孫老六欠王秧子的租，加上頭年拾的糧，驢打滾的利一滾，還不上了。就接了五千塊錢的繆禮，把大英子許給了鐵道西一家姓李的，過了禮，馬上就過門。『有錢聘女，無錢賣女』，姑娘雖然哭喊着不願意，但事情逼到眼前，又有什麼辦法？

大英子過門這天，彭吉子在家喝了三天悶酒。王秧子一脚踢開夥計房子的門，罵道：『正是忙時候，你他媽灌狗尿，你打算讓我糧食爛到場院裡呀？』彭吉子借着酒勁，頂道：『大爺不幹了，算賬！』王秧子嘿嘿一笑，說：『由你啦！不幹送勞工！』轉身把門摔得嘩亂響，走了。

第二天一早，彭吉子不見了。馬棚裡那匹菊花青也不見了。

王秧子氣得火高三丈，滿屯子罵：『不行！反了天啦！敢偷我的馬？抓回來扒他皮！』

過了幾天，有人從城裡回來說：『彭吉子叫人抓住啦！在酒館裡，喝個酩酊大醉。兜裡揣了一千多塊！』

抓住彭吉子，並沒送回來『扒皮』，以後倒是聽說叫警察署送了勞工。但兩三年裡也沒個準信。大夥天天爲了肚子奔忙，漸漸好像把他也忘了。

日本鬼子倒國的頭兩年，春天，草剛抽芽的時候，彭吉子回來了。穿了一身爛布條，臉上搽了厚『古漆』，就是兩隻眼睛還亮。大夥幾乎認不出是他了。

彭吉子才一回來，大夥對他還近乎。可是隔兩三天，人見着他有些躲躲閃閃的了。他去看看馬，人家就趕緊把馬牽開；他去逗弄逗弄小孩，人家就急忙把小孩領走。人在背後噓噓地議論，他一去，就散了。有時候也能聽到一兩句話尾巴：『偷馬……』『誰知道他在外頭幹些啥事……』